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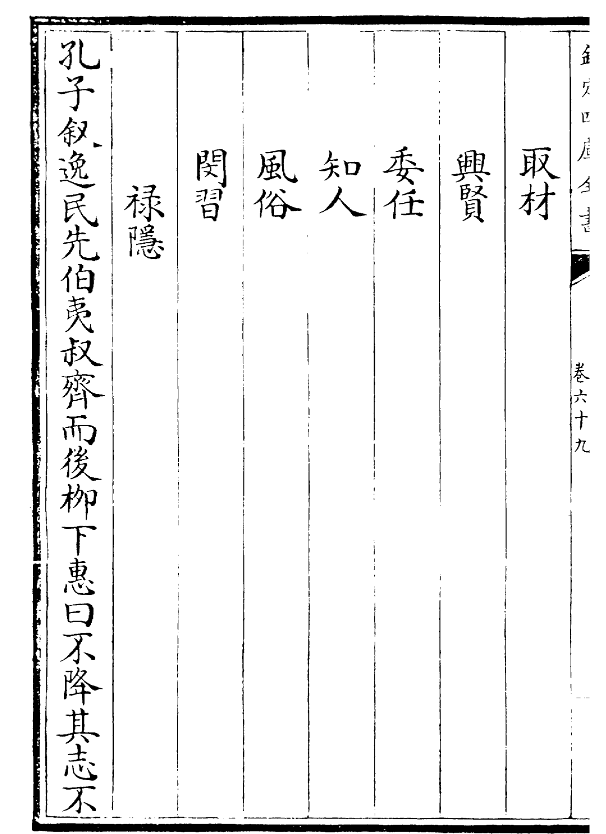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七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閱習

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禄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葢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

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

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禄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禄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

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禄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嚚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

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

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踈者時讀容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

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洽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

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令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令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令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

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耻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

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令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令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令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令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令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

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

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

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浮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

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

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别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邉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

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

也亦有祭公謀父内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况今大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

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

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

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竪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竪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

口此其為脅於外戚豎宦惟嫱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爕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

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烏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燕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

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為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扆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顔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

於他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為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為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傜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

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完趨末之民巧偽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内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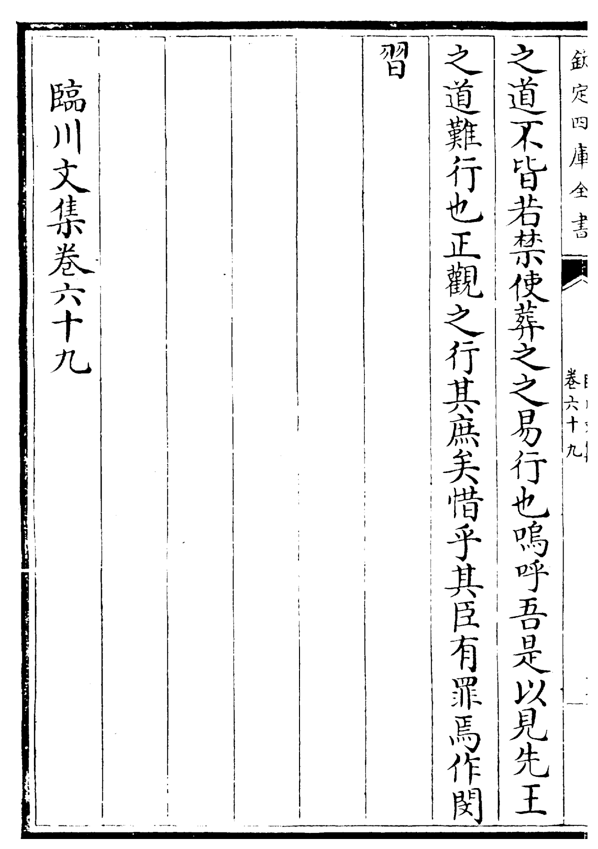
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

夫人之為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覩好惡有作竒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為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為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

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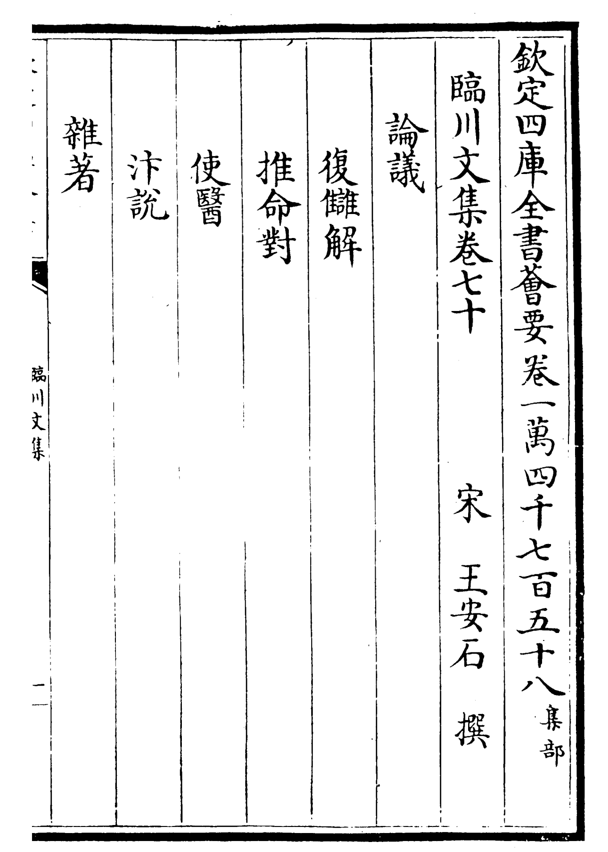
閲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盖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



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臨川文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八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

宋 王安石 撰

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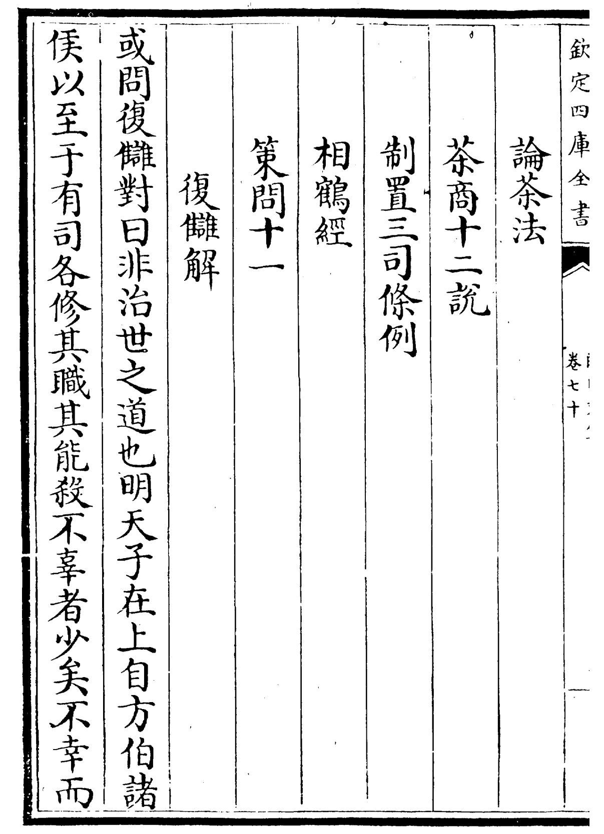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説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

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辠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辠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

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説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禄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

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為也賢不肖吾所為也吾所為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為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

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為貴若賤天所為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為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

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

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

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為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睎汴之術士莕挾奇而以

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名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歴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為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

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蹠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説諗之

論茶法

國家罷摧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為便於古義實為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

之間而不知與之為取之過也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摧之之法則凡此之為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為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闕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為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

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葢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刬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為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為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摧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為功而不知與之為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説然後行哉揚雄曰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

信然則令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茍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為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

此税既陷正税又饒是陷税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貟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揔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卒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為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

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窖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令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令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户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

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為二等新好者支筭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鬻茶俵給户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歛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

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為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賦入精麤以百里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

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刬刷殆無

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税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産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税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税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

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寛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條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

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六百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麒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

善飛鼂背鼈腹會舞髙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熈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為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為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

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為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名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為已功烏在其為堯禹也又以為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

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為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

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令天下困敝不革其為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為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為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為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為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

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

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為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為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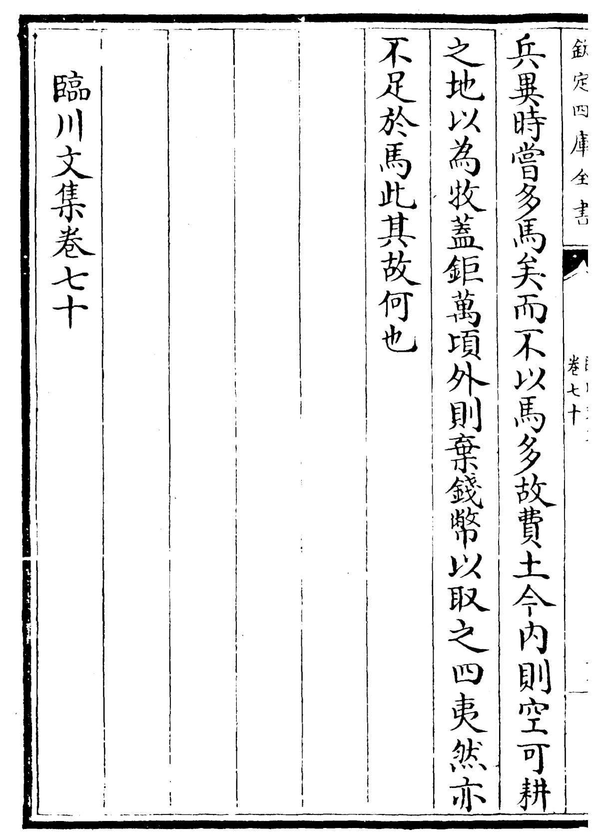
九

問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説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黄帝獨曰黄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為解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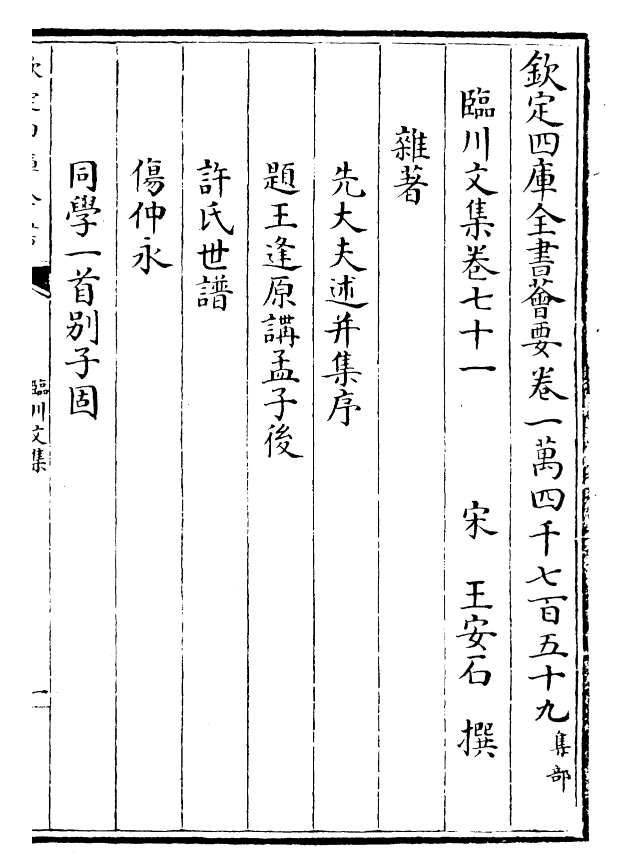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説邪

問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為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



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為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九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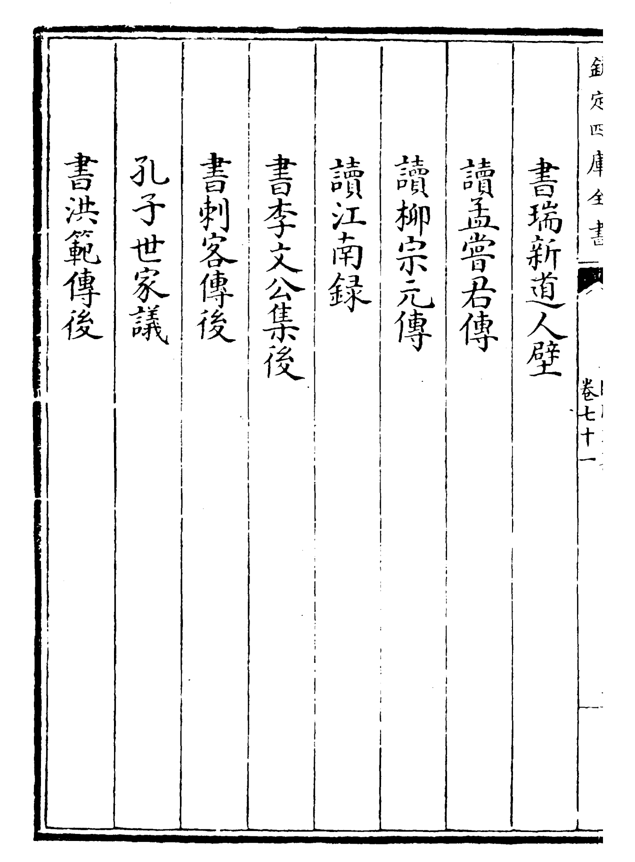
先大夫述并集序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吴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

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竒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

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令三十年吏民稱説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歴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别前守類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

擿豩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説之不説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詔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刼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

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
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
閣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
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
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
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
於人治酒食須以娱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
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

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執不足

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為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振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强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為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槀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

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為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

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荊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

馬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間與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

郡守生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隷校
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
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
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宂從僕射勇
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亨為陳衛
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
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
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

團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男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為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為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為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狥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

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為將而親為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羇宣歙間閒窮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槖中黄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黄金置

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埴為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為

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為與己合知與元府起鄧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荊揚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黄州録事叅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

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侍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逺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

不謂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槩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隷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

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竒之稍稍賔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逺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

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别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

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予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懐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竒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

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厯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

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子自為

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予甚怪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

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及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令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

以為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

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還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敎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

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

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説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黄君所為傳亦辯麗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為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剎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菊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密為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

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晋侯之脉診又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為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絶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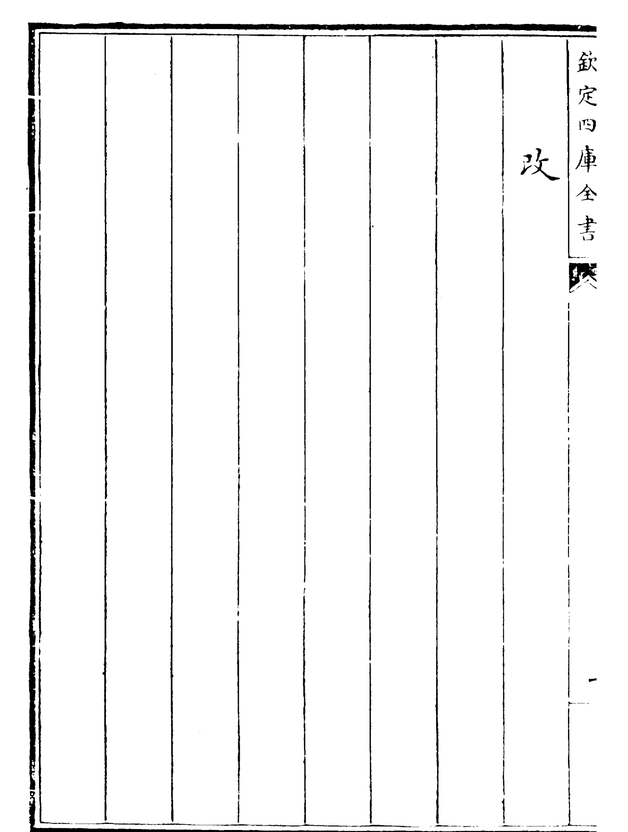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九第十四頁前三行於燕獨以然者刊本燕訛秦據別本改

卷七十一第六頁前三行其後見經者四國刊本國訛目據宋文鑑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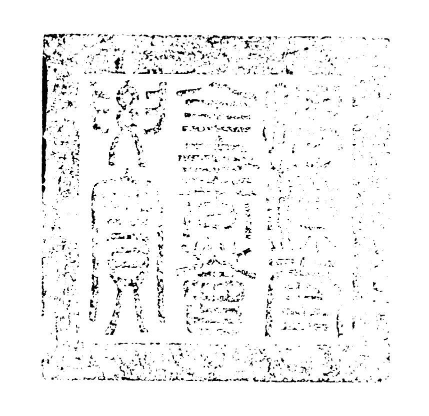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二行平原太守刊本守訛子據別本改

第九頁前七行俞雨子均堉爲進士刊本脫堉字據宋文鑑增

第十六頁後八行太史公敘帝王刊本敘訛叔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